

吴学礼烈士资料集

贵州省长顺县史志编纂办公室 编 印

一九八三年八月

为了按时完成中央和省党史办、州史志办分配给我县的党史专题资料征集任务，我们编印了这本《吴学礼烈士资料集》。

吴学礼同志，一九二〇年出生于紫云县坝羊街上，后一直在长顺县摆所区云盘街上居住，吴学礼同志到贵阳正谊、达德中学读书时，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四五年在贵州大学学习时，与不少进步人士及共产党员开展地下活动。四六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一直在安顺、紫云、长顺一带从事地下活动。在云盘主办进步报纸《大众报》，积极组织地下游击武装斗争，筹备安、紫、长边区武装暴动，迎接解放。由于被国民党查觉，一九四八年二月，吴学礼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吴学礼同志和其它共产党员一道，在敌人的酷刑之下，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严守党的机密，保护了幸存的同志。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吴学礼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贵阳市郊图云关。

《吴学礼烈士资料集》搜集了吴学礼同志革命斗争事迹的资料。本集中大部份资料均由中共长顺县委组织部及长顺县落实政策办公室提供，我办将吴学礼同志的资料，进行了汇编。在编辑

这本资料集的过程中，还得到了吴学礼同志的亲属及好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此资料集由于编选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遗漏之处，请各有关人士及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三年八月

目 录

前 言

一、大众的号手，人民的战士

——纪念吴学礼烈士……班天泽、杨朝兴、李居一、(1)

二、烈士遗文

- 1. 梦 乡巴老 (10)
- 2. 对子时代 老 者 (11)
- 3. 晒纸房 乡下人 (12)
- 4. 泣 老 者 (13)

三、吴学礼烈士革命活动资料辑要

- 1. 安、紫、长地下斗争的回忆 付文华 (15)
- 2. 我参加中共地下党游击队的回忆 扬光汉 (17)
- 3. 我结识扬光汉同志的回忆 陈文明 (24)
- 4. 回忆我们的父亲郑德霖 郑克忠 郑克进 (27)
- 5. 胡墨三领导紫云县春季暴动始末 (30)
- 6. 安、紫、长边区武装暴动的情况 (31)
- 7. 关于吴学礼参加地下党活动的情况 朱桂林 (32)
- 8. 追忆吴学礼君 杨永昌 (33)
- 9. 我和吴学礼同志 扬诗书 (43)
- 10. 吴学礼同志的入党问题 王权超 (45)
- 11. 我所知道胡墨三、吴学礼的部份情况 高盛德 (46)
- 12. 吴学礼同志在云盘地区的革命活动 寇定邦 (47)
- 13. 回忆云盘《大众报》 吴贞元、谢永才 (48)
- 14. 云盘《大众报》取名的由来 罗大祥 (52)
- 15. 云盘《大众报》社 谢玉书 (53)
- 16. 吴学礼被捕的情况 吴贞元 (55)
- 17. 我参与逮捕吴学礼 (56)
- 18. 吴学礼在国民党狱中的情形 陈福桐 (57)
- 19. 我参与枪杀刘英泰等革命烈士 (59)

四、 亲人的回忆	
我的弟弟吴学礼.....	吴学诗 (6 0)
五、 其它	
1. 吴学礼同志年表.....	班天泽杨朝兴李居一 (6 2)
2. 附件.....	(6 5)

大众的号手、人民的战士

——纪念吴学礼烈士

今年，是我县共产党员吴学礼同志壮烈牺牲的第三十五个年头。吴学礼同志在解放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团结进步青年，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主办了我县第一份进步报纸《大众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吴学礼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他短暂的一生，闪耀着无比灿烂的光华，为我县各族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一)

坝羊，这是贵州省紫云县最北部的一个十分贫脊、落后的小集镇。吴学礼的父亲曾居住在这里。国民党反动派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使这里的各族群众生活异常痛苦。加之这一带又是“四大天王”匪部互相械斗拉锯的地方，人民常濒于倾家荡产的境地。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二日（古历冬月初三），吴学礼出生在这里。父亲吴白泉，为前清廪生，学制改革后，无心仕途，居乡办学，

兼办油榨作坊，加之粗通医道，常与乡人行医看病，所以，吴家在坝羊街上虽不算屈指一数的大户，倒也略有薄产，加之雇人耕种十多亩土地，家道亦算殷实。

一九二三年，吴家举家迁往长顺县云盘街上，这里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这里也是吴家的祖业之一。利用得天独厚的材料、水源等条件，云盘街上十之八九的人家，都以造白皮纸为生。吴白泉为生计亦在街上开了一店铺，经营油盐、小百货等。吴学礼七岁时，就在这里入学读书，一九三〇年，吴学礼初小毕业。

一九三一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盘剥、奴役，加之匪患严重，吴白泉不得不又携家带口，迁回紫云坝羊街上居住。在这里，吴学礼进入坝羊高小五年级学习。作为前流寓生出身的吴白泉，深知在这动乱的乡间，孩子的出息是不大的，于是，在一九三二年，将吴学礼送到省城贵阳市高道小学读书。

从一九三二年起，吴学礼陆续在贵阳正谊、达德中学、大夏大学、贵州大学学习，也就从这里开始，吴学礼的视野开阔了，社会这部人生的巨大教科书，用她那色彩斑斓、内容浩繁的一切展现在这从山沟里来的年轻人的面前。正谊、达德、大夏、贵大，这几所学校，当时正是我们党开展学生运动的活跃战场，多少青年就是在这里接受进步思想，走上革命道路的。吴学礼在这里，接触了许多进步的同学，读了不少进步书籍，他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易立”改为“学礼”。从同学们抨击反动统治阶级的激进言词中，从那充满血与火的书籍报刊中，他清楚了，故乡云盘街上，为什么会有赤身

僻僻的乞丐；严冬，寒风怒号，河床结冰。为什么造纸坊中的工人打开冰坎也要作工；为什么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为什么贪官污吏遍地，一气，人民民不聊生！他思索着，在思索中前进，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他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他看到了黑暗中的曙光。他在达德高中，曾绘制了一幅列宁画像，侧面有一人站立而问：“你是谁？”哑，不答声，莫非是资本家的仇敌？农工的救星？”由此看出 吴学礼的思想，已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

一九四二年，吴学礼同志因参与达德高中部学潮，被校方以“异党嫌疑”而开除，后经杨永昌介绍，转入贵阳二高等农校学习。一九四三年考入大夏大学，一九四五年转入贵州大学学习。在达德高中、大夏大学、贵州大学，吴学礼同志先后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刘英泰、胡德、张恒益等人，积极团结进步青年，开展革命活动。

一九四六年冬天，经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由刘英泰、张恒益、王权超同志介绍，吴学礼同志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革命战士终于找到了应有的归宿，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打着“民主”的幌子进行所谓“国大代表选举”。妄图加剧内战，针对这种情况，经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利用国民党反动派“选举国大代表”之机，进行扩大敌人之间矛盾。

有力地打击敌人。当时，紫云大恶霸地主刘公望（吴学礼之姐夫）、余克武二人，~~暗斗~~明争暗斗，都想捞上一顶“国大代表”乌纱帽戴戴。针对这种情况，地下党决定派学礼等同志表面上支持刘公望竞选，实际上是利用竞选，扩大刘、余之间矛盾，引起敌人之间火併。同时，党组织还派学礼住进了刘公望家开展工作。学礼同志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四七年底，各解放战场相继传来我军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中共地下党在贵州各地积极筹组后方游击队，准备武装暴动，以配合前线大军在后方牵制蒋介石的兵力，破坏其“战斗序列”。遵照地下党的指示，同年冬天，地下党组织在安顺城北小学召开会议，刘英泰、吴学礼、王叔超、赵恒泰、周兴益等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计划在安（顺）、紫（云）、长（顺）边区举行武装暴动，建立游击区，配合前线，迎接解放。会议结束之后，吴学礼同志回到云盘地区，先后在白泥田、卡郎等地串联进步青年，召开秘密会议，筹划武装起义。一九四八年初，在刘英泰、胡博、张恒兹三同志组织领导下，地下党组织在安顺公铺英林屯举行会议，学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计划在一九四八年春季举行安、紫、长边区武装暴动。学礼同志接受任务后，立即积极活动，准备力量，迎接武装暴动。

(三)

吴学礼同志走上革命的道路之后，常奔走安顺、紫云、长顺一带。

同刘英泰、胡墨三、张恒兹等同志一道，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在白色恐怖之下，创办了进步报纸《大众报》。在安、紫、长边区一带，吹响了反对蒋家王朝的战斗号角。

四六年十一月，吴学礼、刘英泰、胡墨三三位同志在安顺城北小学研究决定，为更有力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唤起民众，扩大我党的影响，由学礼同志负责在云盘主办一份进步报纸。学礼同志当即同胡墨三同志到云盘秘密活动，串联进步青年，召集会议，筹备办报。

月初，在学礼同志主持下，筹备会在云盘小学办公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吴学礼、谢玉书、邓文彬、成树藩、杨永昌、吴祚元、舒文杰、胡开屏、杨大明、罗大洋、梅德芳、谢永才等十二人。经过民主讨论，决定报名定为《大众报》。民主选举后，谢玉书为社长，交际股长邓文彬、文书股长成树藩，编辑股长杨永昌、总务股长吴祚元，并由学礼同志担任新闻记者。经过讨论，并作了如下几项决定：一、办报经费：由报社所有成员每人每月缴纳钞票伍角，如不敷用，再行增加。二、报社成立时间：议定为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十一月十二日”。三、报社地址：定为观音庙，暂在云盘小学办公。四、出版周期：三日一期。五、版面大小：以宣纸对开为标准（即现《人民日报》大小）每期四版。

筹备会后，《大众报》社全体成员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云盘观音寺内召开成立会议，并摄影留念。

《大众报》出版后由于吴学礼、胡墨三同志的组织领导，发表了大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腐朽、黑暗统治的文章。将国民党各阶层的贪官污吏为虎作伥，横行霸道，鱼肉百姓的丑恶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针对当时一些国民党区长、乡长，尽管目不识丁，却倚仗权势，贪得无厌地搜刮民财的行径面目，《大众报》专题发表了《香火上的磨刀》（意即“盘剥先人”）《乌烟瘴气》等文章，对这些家伙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与抨击。同时，对于生活在最低层的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大众报》则用深沉的笔触进行了刻画。云盘黄家冲，小煤窑里深漠夜，一群群全身赤裸遍体墨黑，瘦骨嶙峋的人们，为了一家人的温饱，终日在地底下采掘，洞塌人亡的事时时发生，其惨状不忍目睹。学礼同志亲自到煤窑上调查了解，在《大众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黄家冲煤厂采访记》，这篇采访记描绘了穷人的悲惨生活及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情景，替劳苦群众喊出了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极端不满的反抗呼声。

四七年清明后，长顺县政府的贪官污吏为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巧立“纸槽捐”勒令云盘街上的造纸工人，每架槽每月须缴纳大洋三元，拒不交者，封槽停工。这对于极端贫穷的造纸工，无异是伤口上撒盐。一时间，云盘街头巷尾，哭声四彻。此时，正遇胡墨三同志到云盘地区检查工作，见如此情景，即异常气愤地用《哎呀呀！老百姓完了》为题撰文，在《大众报》上发表。一方面抨击了“苛政猛于虎”的反动统治，一方面指出“……在这样的迫害之下，老百姓走投无路，饥寒交迫，妻离子散，这样的社会，（老百姓）怎能活下去？？？……”

学礼同志在这段时间里，用《大众报》作为阵地，以“乡下人”“乡巴老”“老青”等笔名，在《大众报》上发表了许多言词犀利、战斗性强的文章。他写道：“（人民）无故被屠杀，无故被人吃掉，天哪！这叫什么‘民主’，天知道，不知我们小百姓身上披着这件黑色的外衣，几时脱下。”（原文载《大众报》1936年12月22日第三版《梦》，署名“乡巴老”）他在《晒纸房》（载《大众报》1936年11月21日第四版）一文中，用充满同情的笔调写了晒纸女工们狭窄、矮小、阴暗、潮湿、煤烟弥漫的恶劣工作环境，道出晒纸女工生活的艰辛、困苦，他愤然地指出：“没若你曾特地把他们的生活记录下来，那并不是用墨水而是用鲜血写成的故事，是比尼罗河畔的芦苇带着晨曦的眼泪写成的诗。”他在该文的结尾处写到：“她们就这样将那灼热的青春埋葬在这狭窄的草棚里。”深深对劳动妇女悲惨的生活境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大众报》在云盘这边远的小镇上的出现，犹如一支号角，唤醒了沉睡的各族群众，犹如一支火炬，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大众报》在吴学礼同志的领导下，编辑出版了六十五期，深受云盘、摆所、紫云一带各族群众的欢迎，每逢《大众报》出版日，一纸张贴（《大众报》全系手抄后张贴）只见人头攒动，群众争相阅读，影响颇大。一个从摆所方向来云盘赶场的青年农民，看了《大众报》上揭露伪区长欺压百姓的文章，禁不住连声称赞，感慨地说：“敢同区长老爷作对，反抗政府的人，不简单！有胆量！”有的人认为办报纸属反动是

提 起脑袋来”。暗暗地为《大众报》成员担心。

《大众报》使劳苦大众看到了希望，但反动派却惊恐万状，摆所
区区长张继华恼羞成怒，曾两次派人到云盘街上偷取《大众报》，终
因报社早有警惕，派人守候，敌人的罪恶阴谋始终不能得逞。张继华
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亲自跑到云盘，赤膊上阵，威胁吴学礼之父吴
白泉先生说：“老先生，你说小立（学礼小名）一下，再不要搞那个
报纸喽！不然的话，后果难予负责。”面对敌人的破坏及白色恐怖，
一九四七年十月吴学礼同志到安顺城北小学联络点同刘英泰、胡墨三
等同志研究，为保存新生力量，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地下党组织决定：
云盘《大众报》暂行停刊，立即转入地下。刘英泰同志亲自草拟《联
合公报》，刘英泰、胡博、吴学礼、王权超等同志在《联合公报》上
签名。学礼同志回云盘后，即用红纸将公报书写张贴。《联合公报》
中愤怒地指出：“由于上方官长对下级官员的姑息和纵容，安、紫、
长区域的层层官员，更加有恃无恐的叫嚣……并已经凶相毕露地反扑
压倒，接踵而来的又是“高价收买”、“官价收买”等等恶劣手段，
将大众报社压倒，跟踪追迹。但是经验告诉我们，群众的意见是压不
倒的，它代表着人民大众的高尚理想，大众报出版权属于劳苦大众，
而不是任何党派的一统天下。为了大众事业免受他人蹂躏和践踏，我
们被迫宣告，坚决反抗，直到现状改变为止。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
团结战斗就是胜利！”

（ 四 ）

四八年初，我解放大军在全国各大战场以摧枯拉朽之势，连战连捷，蒋家王朝从根本上动摇了。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地下党组织筹划的安、紫、长边区春季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也加快了步伐。学礼同志同刘英素等同志积极从各方面作了准备。后因亭机不密，被敌人发觉。一九四八年二月刘英奉、胡博、吴学礼等同志相继被捕。被敌人囚禁在贵阳保安司令部鸭子塘监狱。虽然敌人多次刑讯拷打，学礼同志同其它同志一道，为保护幸存下来的同志，严守了党的机密而坚贞不屈。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夜，敌人将吴学礼等七位革命者秘密押至贵阳市郊团云关残害杀害。凄厉的枪声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学礼等同志英勇就义。

吴学礼同志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二十八岁。长顺县各族人民将永远怀念着吴学礼同志。

吴学礼烈士永垂不朽！

班天泽 杨朝兴 李居一

烈士·道·文

梦

乡巴老

在一个黯淡的下午的五六点钟后，黑暗的网络，渐渐地包围拢来。天空虽然有星的光芒，可是那微弱的星光，照不透那暗淡的巨网。人们只好在这黑暗里慢慢度过，值此冬天，昼短夜长，人们真被黑暗征服了。

当夜我做了两个可怕的梦，情形大概是这样：“我好象是住在都市里，我在马路上徘徊，见那些电车、汽车——如飞地驶来驶去，里面坐着衣服时髦的老爷、小姐、太太们，他们的面庞，挂上了微笑，一刹那间，我看见马路上全是人头，光光的头顶在那里摆动着，凉滚瓜一样地摆动。”

断续的呻吟声，送入我的耳鼓，我睁大了眼睛，见了一个可怜的乡下人躺在人行道上，形容憔悴得不象样，我问他：“你为什么这样狼狈？”他用颤抖和半哭的声音，并指着地下的人头说：“我和他们都是修造这马路的工人。”

转瞬间，我参加一个杀人的场合，见一群穿军服的先生们，把被绑者带到一个阴风惨惨的所在，不一刻围满了望的人，我也不知

不觉地挤在这堆人的里面。见他们把被绑者的衣服剥了，拔出锋利的小刀，向胸膛刺去，鲜血直喷。他们不约而同的争先恐后地赶紧用舌头去舔，待被杀者死后，他们又一齐俯身去舔地下的血，舔得精光。观众散尽后，我却没有例外，在沿途听得很多的人愤恨地说：象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庄稼老实人，无故被人屠杀，无故被人吃掉。天哟！这叫什么“民主”，天知道，不知我们小百姓身上披着这些黑色的外衣，几时脱下。

（原文载《大众报》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二日第三版）

对 子 时 代

老 者

现在是一九四六年，这廿世纪的五十年代，大西洋彼岸的国家，已经走入了原子时代，然而老大的中国，还迟滞在旧铁器时代。人们不懂是迎头赶上时代的巨轮，反而得意洋洋的样子。试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被人抛弃的步枪，到中国来，现在还受人垂青。以至有些人的屁股上挂着一支小洋炮，也以为是天之骄子，横冲直闯，好不骇煞人也。原子时代不算妙，盖格鲁，撒克逊的科学家们，正想

在最短期问走入电子时代。在中国旧铁器时代不算妙。人们还想永远沉醉在对子时代里。质实中国人并非是过于守旧，只因为社会环境之形成：为了要保留着英雄的面孔，不得不挂上小洋炮而沉浸在旧铁器时代里过活；为了要应酬，要讨好，要歌功颂德，不得不又沉浸在五颜六色的对子里过活。

(原文载《大众报》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二日
第三版)

晒 纸 房

乡下人

一间窄狭而矮小的草棚，虽然四壁通风，然而里面却弥漫着煤烟气味；没有人声，却挤满了人；看不到熊熊的烈火，却有无限的温暖的寒冬，这温暖对一群衣单被薄的人们是多余的，何况又是在那风萧萧的地方。

晒纸房，为贫苦的女人们或小姐们的集合场，设若你留神地把她们的生活记录下来，那并不是用墨水而是用鲜血写成的故事，是把尼罗河畔的芦苇蘸着鹿的眼泪写成的诗。

她们披着一身的寒冷，以极长的工作时间 换取最低的工资，每